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99卷



文教叢刊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文教叢刊

第一期

第一期要目

東方文教研究院與文教叢刊
談「學」與「人」之自覺——
中國哲學思想與佛法一瞥
儒學在人類文化之地位及其意義與演進
法家思想之演變
評新唯識論者之思想
哲學
中國二千年前之經以版哲學大師荀卿
文藝
賦
詩
文
雪天清話
人類和平之展望
附錄

王恩洋 呂 澂 陳銘樞 王恩洋 李源澄 王恩洋 陳銘樞 王恩洋 徐 霞 陳銘樞 王恩洋 化 中 阿光大

東方文教研究院招生啓事

本院本年三月，開辦研究部，修學部，問學部，函授部。

研究部以造就專研儒學佛學及中西哲學文藝之專門人才，並期速能負荷發揚文教學說之事業，食宿院供。修學部爲研究之預科，食費自備，學費宿費全免。問學部以待訪道問法之士，伙食按月預繳，住時長短不限。函授部爲便有志研究修學問學而力不能至者。年繳郵費四百元，學費六百元，郵費年終結算。

研究生暫定二十人，先面試，函試及格通知到院面試。面試及格填具志願書保證書，正式入學。修學生入學手續同，人數不定。問學生得人介紹，經本院許可，卽入院。函授生通函報名繳費卽註冊。

研究部試題：(一)志行自述(必做)(二)對儒學之認識(三)對佛學之認識(四)對近代學說思想之認識及批評(以上三題任做兩題)(五)文藝(詩，文，舊作新作均可，題自擬。)

修學部：(一)志行自述(二)國學略述(三)文藝(題自擬)

試文準於陽曆本年三月十五日前交本院。(通信處內江南街信立轉)。

本院內一律素食，無一切非法嗜好，來學之士，應本已立立人，超越流俗之精神，以挽救此人世爲志。其他年齡，資格，在家出家，一切無限制。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東方文教研究院院長王恩洋啓

東方文教研究院與文教叢刊

王恩洋

民國三十年春，余省師至江津，路過內江。友人李仲履先生問予曰：龜山書院近何如也？余曰：抗戰軍興，年復荒旱，學徒多散去矣。曰：來內江講學何如？余曰：有小事焉。著述，亦可來也。余既去，不意是年秋冬之間，仲履竟偕廖君澤周張君介眉陳君成子發起東方佛學研究院，租民社於內江聖水寺，住軍總部慨然贊助，護所駐院舍。遂迎子長院，三十一年予至院。規模未滿，人力財力均不裕，雖名為研究院，實同三家村一冬烘書房耳。然諸君子既發憤發起，予亦甘心隨之。此一年中，除講說外，余得完成吾在龜山所作之雜集論疏，下年復作成瑜伽師地論疏六卷，仲履並促吾作新理學評論。此吾一年間之工作，亦即佛學研究院一年之成績也。

是年九月黃虛方先生來院，共商院務之進行。以爲東方佛學研究院之名規模不廣，應如吾龜山書院宗旨，儒佛並宏，且旁及於哲學史學文學，則進出之人才當更適宜於今世之用，因是改名爲東方文教研究院，作緣起一文述其宗旨及其期望，其如另篇，由是而東方佛學研究院一變以爲東方文教研究院矣。

三十二年先師逝世於江津內學院。余雖喪妻，友人多留吾留內院共負繼述之事業，洋則以文教院開辦伊始，不宜中輟，且瞻先師之志，近年憂心世運，儒學之外，更宏儒學。則文教院之組織，亦正先師之志歟？殯祭既畢，因遂返院。至院時，院中僅有學生一人，門庭寂寂，馬鳴蕭蕭，仲春而有深秋之感，將何爲哉？發奮著述而已矣！振筆而書，十日成實有其空中道了義論一卷，再續吾舊作論語新疏，調而理之，類而別之，深研而窮究之，闡發大義微言，於一月中遂成孔子學案十五萬言。而孔子之學說思想盤口大行炳乎如日星矣。中心喜躍。院友遂商量印行，而印費無着。廖澤周吳秉衡劉厚生張介眉並與財力慷慨諸君子各出萬元。庶叔誦八千。張茂芹陳子才諸君復承購預約百五十部，遂得印行文教叢書一二三三種，即孔子學案實有其空中道了義論及新理學評論是也。此三書四月付印，至八月出版。而文教院以學說思想與世相見矣。是年四月余以先師百日大祭復返內院，便道返家。至七月復回院。整理舊稿，續作大學新疏，大學簡釋。八九月間復作孟子學案，書之組織內容，悉與孔子學案等。成書亦在一月。是先聖之加持歟？抑有情之業

敗歟？余不得而知之矣。書成因即付印。而有文教叢書四五六七種。即孟子學案大學新疏孟子學案王國維之學案是也。九月自流井友朋贊請人生哲學及力種性品。十月先師生日，復至內院開會。重慶何學社贈贈寶品，歸道過瀘縣佛學社贈金剛經，歸來已冬月中旬矣。門即將吾在自井瀘縣所購者，筆錄成書，因作新人生哲學及金剛經釋論，一月而畢。時已殘年，因便還家。計吾此一年中，往返於江津重慶瀘縣自井南充者半年，居住文院者半年，收書八種，共六十餘萬言，又皆得次第印行。院友院生，皆各精進努力。艱難窘困，愈覺精神。東方文教院第二年之事業如此而已。

三十三年二月初八，余始由家返文院。住院二十日，擬作荀子學案，尚未執筆，而賴津許晉騰經，因赴新津。再轉成都歸經，武漢大學聘吾教授史學系哲學系以哲學博士。講學二月餘，乘便赴峨眉山遊覽。歸還文院，則五月矣。復住二十日而歸家秋收。此半年中，因講學時多，遂本此成強篇著述。春間文院印文於叢書第八種新人生哲學於內江。印文教叢書第九種金剛經釋論於成都。在成都時成都友人請印集論疏，當時估價二十萬元，信至自井，即時余述懷余次將張紹甫李林善羅筱園諸君抵井印令乃過期一月，而物價飛騰，集論疏計六十六萬元不齊。此雖遂罷。而思與聖親師合編印刷，自行印書，然此時文院經濟正窘迫，生活之費且難，將何以依宏大舉哉！忽得余次青先生來函，云聞諸戒于，備知文教院艱難維繫之狀，同情同願，擬合同志，為文教院創辦一規模宏備之印刷局於嘉定，以助文教之發揚，而期人類之平治云。逾月復得戒于來函，云已在自井組成院董會。井方十人，余次青，羅筱園，張紹甫，吳泳國，曾錫瑜，曾子郁，劉濟周，唐述堯，張介川，陳戒子。內江五人，李仲權，廖划平，廖澤周，榮有年，劉厚生。共舉余次青為董事長，分部分職，計劃其周。基金長各並為籌集，會議開辦印局事大力勞，不如以此基金按月生息，即以息金印書有餘，衆意食同，會議圓滿。予得此息，何勝慶幸！七月返院，次青先生自成都來，約予至井，重開會議，議決文教院明年擴充為三部，一研究部二十人，伙食院供。二修學部，伙食自備，另設獎學金獎勵優秀好學之士。三問學部，隨緣指導，不限去留。印書事業決先印說無垢經釋義，再版金剛經釋論，孔子學案等。予更提印文教叢刊。當衆議決。先是予於去年臘月於印孟子學案等時，即擬印文教叢刊，凡吾著篇論著不成全書者，合印一冊，並附載文院事跡，出入開支，贊助友朋等，公布於世。因經費不足而止。今既基金有著，規模較備，除印書之外，復刊載文院事跡，每季一冊。並思

約請友朋共負撰述之責。蓋文教事業，關係甚宏，洋之區區，力能有限。非羣力莫由發揚，非大賢莫能磨鍊。故其頭銜內暨連，起而合作則數焉。此文教系用發起之勢也。今茲濠刊發行，謹抒棄懷，就正明哲。

中華民族建國宇宙五千餘年，生民足以自養，文教足以自治，傲然自足鄙視四夷。乃近代西方文化，炫赫昌明，國力澎湃，威震全球。我國商戰工戰兵戰無不敗北。然後自知不足，震嚇不備自守，於是東施效顰，邯鄲學步，盡棄所有，屈從從人，方期國富兵強，有以自立。功未及成而敵已壓境。河山破碎，正難收拾。乃世界戰起，慘烈非常。滅國覆宗，前後相繼。科學之發明，工業之製造，祇以用於侵略防衛之途，而成摧滅人類之業。所謂西洋文化，不過如是而已乎？當今之世，從東方固有之文化，則計不足以禦侮立國。從西方新起之文化，則祇以侵略而殺人。故人生趨向，世界前途，徘徊憂思，莫適而可。此非一人一國之憂，而天下人類之患也。

一編中華西文化，各有所短。東方文化既腐舊而不達於用。西方文化，又殘毒而難得其功。為中國計，為人類計，皆有另闢文教之必需。

雖然，創闢文教，談何容易！譬之造屋，必有基礎，必有器材，人力既盡，工作不差，而後可以成宮室樓台，供人瞻止。欲則開文教，何獨不然？亦必有所藉所資，及其指歸，然後乃有用心之處而宏猷可成。非徒閉目瞋思，忽然懸構，便可以指導人生，開拓政務也。然則編文教之創造，其所藉所資所取為標準為何？曰仍唯人類已有之文教而已矣。孔子不云乎？殷因於夏禮，所以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欲知文教大典，雖聖人不能創作。而人類文化，實隨歷史以次第演進。必前有所承，旁有所受，然後斟酌情勢，因時損益。損者去其陳腐毒汁，益者增其滋養新機。如生物之變異，新陳代謝，消化排遺，舊植之上，競以肥料。本技之上，接以新苗。則根本不傷而生機勃茂。是故欲創新文教者，唯當研究整理舊文教而與之以洗滌磨鍊，發揮滋養而已矣。

自私自利之，東西文教，雖各有短長，亦各有所長。大約東方人善於知人心而略於察物理。西方人善於察物理而忽於知人心，人心如何知？在制度而內省。內省所以自知其心也。察情所以知他人之心也。動於內省，故自知其愆尤而改過遷善。以進德而修業。善於察情，故推己及人而國情憐憫，所惡勿施。故正己以爲義，忠恕以爲仁。是故利害不虧其

前而人格崇高。仁故暴戾不生其心，而胸襟宏偉。爲學則爲聖賢之學，爲政則爲王者之政。聖學故優然自得而愛用不假於外物。王道故以總服人而不尚武功。其人生觀不貴智，不恃力，不重利，不貪功，淡然自足而無累，與人同樂而不爭。和平之中有深厚之味，此東方文教之改也。故其人也，重人倫而忘其自我，無畛域而不知有國家。個人沒於家族，國家渾於天下，以是有家族制度而無個人主義，有天下思想而無國家主義也。雖然，由其略於察物理故，科學不發達，不漸不進步，利用厚生之道不宏而雖生死亡於天命，此國之所以貧窮也。儒及道家皆不迷信鬼神，而陰陽災異之說，充塞古今。拜鬼拜物之教，流行社會。則思辯之學不發達而破顯正之理論不足以資廓清也。政治本極富民主精神，理想尤高於法治，而對暴君苛虐，有過度之寬容。對後幼君，則過當之忌厭。以致法治之精神不進而因虛度常播於實官宮妾小人之手，以應成滿流寇乘秋破禍而國以窮蹙。是皆其所以也。劉曰：溫室政而辭教也。勝之失也愚。其東方文教之謂乎？

物理如何察？在吾觀而實驗也。客觀者，詳察事物之性質而用而不挾以主觀之成見也。曰生眩醫，則空重生花。心起愛憎，則是非變亂。焉可以得物理之真相耶？客觀則以物觀物，而不以己觀物。所謂以物觀物者，物物並其本然也。不以己觀物者，事不不起私意也。如此而後物之真相可得。繼之以實驗，則推測不落於虛謬，而且可以修正其判斷也。且觀察物理者，貴能製器以備用也。製器備用，又必先之以實驗。實驗成功而器用以出，則物理得焉焉得而不產生實用科學耶？西洋近代學理之祖屋，製造之師，物質文明燦然大備。入海上天，巧技莫測，良有以乎？使用之以利用厚生則稱也。雖然，設以觀物者自觀，則自然無繫於自心，以爲腦髓皆髓細胞而歸而已矣。樹木樹木欲求牛便利而已矣。設以觀物者觀人，則脫然無利於情感，如觀夫馬牛羊之足器器便利而已矣。故西洋之人生，重利者而尚智力。道德以快樂爲標準。人格以才力爲高下。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國家主義皆端發於此。而亦不有人類。而對本主義帝國主義以侵略他人實爲自我手段與目的。而可謂發達主義而已矣。迨世界之弱小民族人類既寡食以爲，列強乃直接相爭。侵略者不以異國之人爲人，而悉其規矩如牛羊。自視其民，亦不以爲人而以爲初人殺人之工具，如犬馬而任其犧牲。血流成江，曾不一動其悲感。然則西洋文化之發達，豈不爲人類之利，而祇以自毀而已矣。莊生云：哀莫大於

心死，而身死次之。蓋喪心者必病狂，心死者身必次。西洋人始終不知有心，亦無以慰安其心。逐物求利而不足則肆其侵略，窮愁失敗，則求助於上帝。始終內心空虛，而前後矛盾。則精於察物而忽於知心者之過也。記曰：繫情易敗也，易之失也賊。其西方文化之謂歟？

當今東方文教既陳腐而不適用於用。故近年國人多慕其迷信而不科學，專治而不民主，貧弱而不富強，逐利而己陳之習，雖棄之無所顧惜。不知如表之中有寶珠焉。今人競驚於西洋文明之光怪陸離發明衆多威力強大，遂以為至高無上，當盡量接受，迎頭趕上。而不知如食之中有雜毒焉。此吾國人之誤也。然若謂我國之文化為已足，不淘漚其渣滓，不磨滅其塵垢，更不汲收西洋文化之長，以資磨礱而收滋補之效。則新機無由發生，而精華無由顯發，有次淪泰頹以消亡而已矣。此為我國文化前途慮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再就西洋文化言，則科學之功，工業之用，及其所發生之器物，皆僅足為人類生活之器具，而人生之價值意義全不在此。且此工具皆用之固足以為生活之資，不為用之反足以為生活之害，故如無節制之思想宏大之機械運轉之修養以內定心志外輯人羣，則無以駕馭此物質文明而反自斃毀。此為西洋文化前途慮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是故欲為人類前途計而謀創建新文教耶？其始當為東西舊有文化之研究，研究得其真相短長之所在而與之以選擇去取。去取選擇之權。有資於用者之比較與攻錯。最後則雙方之弱點盡去而精美畢現，然後轉趨於溶化而合為一體。以觀心之造觀心，以觀物之消觀物，反省察情以治人，客觀實驗以取物，以東方文教控制物質文明，使之利用厚生而不為害。以西方工業滋養東方文教，使之清血發軔而不腐爛。則身心交掩，人已兩得，人類之新文教成而宇宙寧平矣。

如右所陳，是為吾人創辦東方文教研究院及文教週刊之宗旨與願望。研究院所以聚集友朋，盡刊所以發表思想。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吾人丁茲空前清切人類生死絕續之交，苟不改正文化以入於正軌，則長此鬥爭同歸於盡而已。苟能磨變通久遠能創造，則當此五洲交通天下一家之時代，取精多用物宏，亦足以樹立空前未有之宏業。此之謂偉大時代，必有偉大之人物悲智兩宏大雄無畏者，以承荷如斯重任而成斯大業。吾人則願負編矢以前進而尋夫其先路。

昔在民國二十年春 先師龔津波，命東下主理學事。其書曰：

……則弟能續作佛學概論，不勝欣慰。弘法及靈樞更新，良之福也。雖然，何不東下，而拘守一隅耶。漸以世觀言因。觀之適以消之者，不可也。本以言論醒世昏迷，今則必以正論醒世昏迷。醒世昏迷，又須解藥也。不然死於病者一二，而死於藥者什百也。豈細故哉！漸欲添辦一應事，即思益三十二大觀之意，內學以精研研義為主。一。悲學以持正開導為的。悲學主人非吾恩津其誰克哉！……如何之處，速決速復。

殷重之命，遽如之言，中心切感。時以血疾新癒，未敢任重。又變親年逾七十，老病相侵，不敢遠離。祇得勉切陳情期以異日，光陰迅速，俄十三年。今文教叢刊竟得於當前浩劫期中刊出世，而離亦幸。先師悲學之憂歎。然而先考先妣既逝世於前，先師復逝世於後，不克計其日數，悔憾如何！而所謂世亂言因，世迷言迷者，有加無已！區區乃欲遠東流而西之，意者其非於乎？曾子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何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道乎？今茲之爲，亦至誠竭力以將之而已矣。（三十三年冬月初十日於東方文教研究院。）

記余燮陽先生之論書

洋

內江山水清秀，代出名賢，現時書畫尤衆。三十二年前，余在寺改制遺賢，見其修飾，余雖隨先生至文教院，年六十七矣。體魁偉，氣沉厚，談書法至精。謂古人造詣不獨及，意用心力愈自知其不足，愈不敢輕古人，獲寶之士不知辛苦，則傲然自以爲是矣。其有某對者，平生嗜書，終日臨摹，至老不休，益箱累篋，皆其心神血智之所積也。隨其闕子展其書，一一評之，體命取火來，火至，盡焚之。問其故，搖手曰無可存者，即毀目遊矣。于其曰：是人也，用力也勤，自知也明，而勇於棄捨，猶其矣！轉世再來，後不爲大家不可得也。余先生又言藝術與科學，科學可以推知，藝術但可神會，得心應手，不可以言形容也。又謂藝術與機器，一機器發明，凡工匠皆得做造，出品可無量，以其爲機械也。藝術則精神之創造而莫由機械，非機械的，心靈的故也。機器以多而給用，藝術以少而見珍，爲之難，貴之亦難。又謂右軍之字雖學，魯公之字易學，易者形體速具，難者神理難肖，學顏者一知知其爲顏，學王者成功不即爲王也。故正書內容更富，尤推獨步云。予曰，師出數辭耳，云何常人終身寫不到好處。余先生曰，作人亦如是耳。終身言，言不到好處，終身行，行不到好路，故人之爲學老死而後已，此語重千鈞。其語精義必有其淵源。信然！中年不見，忽聞余先生逝世矣。惜哉！念其人因記其言。

談「學」與「人之自覺」

呂澂講 王冠勳記

昨聞陳君所談。佛說儒說同一源頭皆從人的腦子裏出發，這是。惟此言尚覺未盡，今更補充之曰，「我，人也！」必有如是之自覺始得謂之人，不然，則禽獸耳。必從此立說始得謂之學，不然，則戲論耳。佛說儒說同一源頭者實在於此。（儒說以「人」為中心，可不待言。佛法以人身而說，佛教於人道中施設，又以具足「丈夫相」而成佛，則「人」亦佛說之中心對象也。）宇宙間學說堪稱為學而無愧者，其標準亦在於此。

蛛之結網，蜂之營窠，其技之工，雖大為術家無以過之，然歷千萬年而不變。此本能之生活適應環境則爾也。人類之生，日新月異，因之向上，可無止境。此超乎本能之生活，創新環境則爾也。人類之思想論議若不從人之自覺出發，必限於開展本能適應環境，僅足以圖存，而無益於人生之向上，實不得謂之學。

學由於人之自覺，由自覺進而認識人之所以為人即所謂人性者，又有深淺之不同，因之表現於學說者，究竟與不究竟各別。

其在儒家，孔之後自以孟荀為兩大派，皆知於心以求人性。但孟之所認識者為「心性」，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此於透過好惡情欲之處洞見人性之為「心」。荀之所認識者為「情性」，故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度而歸於暴。……」此完全就紛亂之情欲以言人性。所見者淺，遂不得不歸結於「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故質而談，兩家雖同宗孔，其真能發揚光大孔門「仁，人心也」之宗旨者，乃孟說而非荀說。後世儒學有意無意間皆以荀說為主，今欲加以區別，揭示孔子之真宗旨，應改稱孔學而不稱儒學。

於此宜附帶論及者，孟莊從否定人性之觀點以立說，遺毒數千年，實不配稱之為學。老氏主張復歸自然之當道，究

其動機，實出於本能自私之一念。故其言曰：「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其所以待人者，乃在虛心實腹，弱志強骨，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人而如此，其有過於禽獸者，僅衣冠耳。迨夫莊氏，自利本能之發展甚著，不惜以人爲物，委身造化，并人之實亦取而之。故其言曰：「有人之形，無人之情。……吾所謂無情者，吾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又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休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養生者，乃所以養吾死也。」「存亡之義一，人物之界消，昨周夢爲蝴蝶，不知周之爲蝴蝶歟，蝴蝶之爲周歟，于夢終勝於「物化」。」

老莊之說不足稱學，只是方術而已。莊子天下篇亦自承之。孟曰：「天下之有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荀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可謂洞見此派之病根。方今世風頹弊，逐利之習，達於極端，乃猶有視老莊之說爲有益於人生而與以提倡者，甘啗如饅頭，誠倒惑之至也！

再談孟學，其高荷一著固屬可疑，但以與佛法比，則遠不如佛法之深邃之究竟。孟言人心之四端誠是也，然見諸實踐者，則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愛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由仁施義，遂謂「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愛有差等，視若不然。（此即孟內之說）故其學爲人而發，亦僅極乎人道而止。佛法則曰：「若有發願菩薩乘者，當生如是「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若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盡諸世界所有衆生，如是一切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雖令如是無量衆生歸圓寂已，而無一衆生入圓寂者。」非但人也，凡是衆生無不同具此「心」，即無不平等，通衆生爲一體，此心之未安即衆生之疾痛也，此心之所安即衆生之安樂處。佛心以圓寂爲安，故大乘發心，一切衆生皆令圓寂。此所謂大心人也。大心人不同入世交易，亦行其心之所不忍不行而已。（此即悲心救濟）源之遠者也流長，假之者三葉茂，此心所安，殆有富萬鈞之力，六道四生無不甘敬，非但一人道「足以限之，此則佛法之所以爲大也。

但佛法有大小乘，其宗旨至認識「本淨之心性」相同，而其認識亦淺深各異。小乘所見於本淨之心性者，止可以得

解脫，（此即本淨之真相，遠離煩惱，僅有消滅的意義）其果僅得解脫身。大乘所見於本淨之心性者，不僅解脫也，且即是如來之所自出，故謂之如來藏，（此即本淨之自相，乃所謂性寂也，緣此以生功德，具備積極的意義）其果乃得法身。佛法以成佛為究竟，故強調真正佛性者，在大乘而非小乘。大乘由本心性夜以見如來藏，實為佛法最高根本，人生得以擺脫「無常故苦，苦故無我」之命運，而趨入「常樂我淨」之佛境界，實以此為關鍵。涅槃云：「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即是我義。」（莊嚴經論稱之為大我相）是則認識及於如來藏，正由吾人之自覺而來。唯佛法之說我，有從事實之分別而言，有從價值之感受而言，前者為佛法之所破，後者乃佛法之所依。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不辨。經論中多有顯無我，顯無我，顯非我相之分別，涅槃經更舉實例，「凡夫愚人所計我者，或言如大樹根，或如芥子，或如微塵。」凡此之我皆就分別中實體而言，無毫髮實在。佛法即以是義而說諸法無我。至於價值之內涵，從自證義而說我，發於人心最深處，實為真學問之源泉。由是佛法之教人，不以一己之現實為足，必勇猛精進積集功德，求充己之量而為佛。又少以衆生之現實為足，必盡世界所有衆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何等究竟痛徹！宇宙間有學，則同學而已。有真正人生，則佛法人生而已。然此出於人之自覺，不可不知也。彼一往拘泥小乘之義而僅說我字者，視衆生有如遊絲絳空，隨風動搖，六度萬行，無邊事業，僅伊誰世負之說。

如上所談，學問之源頭既明，佛孔異同之故，中是求之，庶幾能得其真矣。

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支那內學院友會座談

文藝叢書
第六種 說無垢稱經釋 王恩洋著 全書二厚冊 定價四百元

說無垢稱經什譯維摩詰經開大乘之精神演佛理之玄奧義理重重意味層層永不但為法海之總持且為文藝之極品前後七譯注疏百家諸論流通最廣價本舊遺什發生基重為論釋開顯勝義辨析疑難理明時處盡得理解不思廢事焉得思遺佛法於為大明識者莫不興起最新出願讀者從速

中國哲學思想與佛法一瞥

陳銘樞

十一月十五日行社支那內學院合辦紀錄

本人對內院向來內心抱一種深切要求，即期望恢復宋明儒學之風。年來見聞所及時有感想，因之對內院要求益切。自先師示寂，呂學長繼續領導以來，對講學極認真，內心要求已較滿足。昨日會上略提個人心得，今綴諸之。余所提出者，即一切學問須從腔子裏流出。講學本於此求學亦應於此求之。儒佛之學皆從腔子裏流出，且見諸躬行實踐。吾人治學須於此互相策勵以期每會均有進步。現在習俗流弊：（一）只向外尋求，忽視躬行實踐。（二）文明社會大都重知識，失互相切磋之誼。（三）抹守故轍，不求進步。真正儒學之風已不可見，吾人須以認真培養精神風氣自任。為說明我之立場計，先略自介紹我之為人：我之為人以認識現實為眼光，以儒學立脚，而以佛法為嚮導。其實之，即以現實為旗幟，儒學為陣營，佛法為主帥。我之人生思想立場如是，我認爲忽視現實其走不通的。非切實認識不可。儒家重躬行實踐，立身行事皆資取則。至于大無外，細無內，大無無畏，統御一切而神用無方者，是唯佛法。故彼為主腦。以我之最高信念在佛，故一切亦不離于佛。我于佛法雖僅憑點片知識湊合，但凡不切合于身心者，皆所不取。對其他學問亦然。如講佛學我信得過自心即佛，故對于佛法之認識絕非人云亦云。或僅恃聰明。獲取知識，佛法以外諸學亦稍涉獵，皆但求切己實用者，且必一一以佛法比勘之。我治學將不草率，要便知與行打成一片，半年以來自信對佛學有進一步之了解。因將範圍放寬，泛覽諸子。結果得一概念：覺東方思想之特點與西方不同。西方思想如一大流，好向外追求不知在身心上用功，古今固然。東方思想若更追究源頭，反求諸己，是道流的。中國哲學思想之代表者為孔與老莊，影響後世至巨，餘子皆不出二家範圍，各路有發揮而已。儒道兩家有共同之特點為具有大一統的思想，其最高根據在一，一不絕對，亦兩之道。儒家以性與天道為最高原理，宋明儒所闡發者，皆不外于一貫之道。折衷也，乃就人情物理上示其先後本末，反本原始即道即一，故孟子言定于一。此非形式上之一，乃指道體而言，此種思想在道家尤其明顯。老子言道，不出於自然為自然，此所謂無為即由自然而來，自然無造作，而版本於太極。即絕對之一也。莊子之言道樞環中

亦皆指一。其說比諸子特爲高遠，更接近於佛法。如樞因是二字，有依他起義，比老子之說無爲自然更爲恰當。又云既已爲一矣豈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豈得無言乎，此一卽道本也。一則絕對安可言說，但謂之爲一卽誰不開言說，豈得無言。此說最靈活，與佛說有爲無爲有相通處。徐子知似之說茲略不提。依此可知中國思想原本於一，此完全從反己內省所得而流出。儒者著眼於君子求諸己，蓋謂自反，反身而誠，皆示內省工夫。宋明儒者大都如是，乃至知人論世亦取則於是。顧亭林與友人許謂論人物者所以爲內自照之地也，然非好學之深則不能自見其過，雖欲改不善而遷於善，其道無由也。內省自反工夫至此爲最親切。老莊所謂清淨無爲，亦從反己工夫出發。而達於極純熟之地。以後儒道所表現的幾至於混合而不可分。劉向有恬和貴神清虛機心之語，最足以表現儒道合一之精神。關尹子有能克己才能成己，能尊物才能制物，能忘道然後有進之說，此皆東方內省工夫成就之表現，皆就內心體認道之發端處。今姑以○表示無外之大，其內卽一切世間儒家所謂本末始終一以貫之，皆歸本於此，亦可名之爲太極。道家亦然，皆道流向內不出此範圍。其言無爲，蓋謂天生萬物本乎自然，無爲而成，帝力於我無有。如是則覺世間一切作爲皆屬對僞巧作，足以障道。故求反於太極清虛，更透過太極推至六合之外，入於無之境也。儒家著眼現實，講修齊治平，於人倫萬物中定出種種差等來，推本窮源亦必反於太極，非反本則不能成其爲一也。但與道家所信，一落虛玄一本實際則大不同。我對中國先秦思想即作如是觀，從此可進一步以佛法比勘之。常人每將佛法混同於儒道，妄全觀之，就人生實踐上評議有相同之處，在學說意義上則有分別。例如儒家在人倫萬物上差等歷然，佛家任認則無本末先後之別。卽就反求諸己言，儒家心物相對，佛家則見物卽見心，色心不二。又如道家之言無爲係指自然，就主觀上講，佛法則對治有爲而安立無爲，亦不可混同。又佛決與諸子大不同處，在佛法從空入手，空者一切世間法如夢幻泡影皆不實在，儒道及諸子均無此思想。佛開示衆生在使了解人生世間等如幻，衆生以顛倒故認爲實在，遂起爭執，不解空理無由入佛之門。然此實爲入佛之第一步，了解如幻，易爲空見不能透徹，以爲此心必有所依，無依則體斷滅，卽以空爲依而倚於空，如是倚空亦非佛法。空以治世間顛倒，如以藥治病，病癒則藥亦擯去，否則執藥則復成病。學佛如不解此理，執有清淨法仍屬顛倒。故佛法談空有空空畢其空之說，必令一點執著乃爲究竟。依此比觀，道家由○推極於太極，儒家重現實，只循○以內施設，皆不出

於○之範圍。以○為絕對，在佛法觀之仍屬執着。即若諸法實相仍着于淨，如着於淨而不同於染。佛說諸法實相即諸法空相，此所謂淨非染淨相對之淨，係絕對的。以是知諸道雖歸太極以為道體，仍有所着，未離於染。是故儒談未宋而佛則無始終，儒說反已物同於我，佛則說見色即見心，與我為一。故在佛家必打破此圈子。是亦可謂之為不生不滅之無為法。然非去有為而另有無為。乃即對治有為而安立，無為即有為法中，一切生滅當體即不生不滅，雖此以求斷却不得，儒道於此皆說不上不可比附。宗門內亦常舉圈子以棒人，高明者必打破此圈子，著即破。是故說只有出發點相同，此外都不可比附。此為個人體驗所得之粗見，尙待印證。今特提出一談，又不論何種立場。皆須見諸實踐。如無力於表現，則一切皆是空話。故必追求真實踐打成一片。在這一點上佛家特見偉大，其殊勝處即在內心意樂所重實踐力。內心意樂通儒道，以肯反求諸心也。殷重慈念不捨眾生如儒家，民胞物與以天下為己任之精神似之。惟其致力為儒家所獨有。學佛者重願力，有願力則意志堅強勇猛精進盡未來際。諸佛菩薩無量劫來以衆生之心為心，吾人有此願力即可與佛菩薩相感應。此非依賴他力，乃互相增上。即法界交感之理，乃從自力發起。儒家所言而不夠偉大，必有此內心深處之發動，乃能隨時可以發生極大力量。此惟佛家有之。此即儒家實踐上特為偉大殊勝處，非儒道所及。故個人信念之昇高中心以依據於佛法為究竟也。

三十三年十月初八

先師生日，同門集會內學院，祭祀畢，開院友會，理事會，聯誼會，現任內學院院

長學長秋逸兄，學長禮如兄，俊明兄，及東明兄，暨許君有講說。禮如兄講中國哲學思想與佛法一書，範圍甚廣，陳義甚精。次秋逸兄復提出談學與人之自覺一題，即談斷別。蓋對禮如兄講與以更深一步的修正與充實也。洋在虎獲教於秋逸兄者尤多，一談以為學宗旨無背。師說。再請以談論勿能順俗情。願以嚴肅的態度攜手齊步。其對朋友之真誠不苟有如此者。洋隨應佛學社講經，禮如兄復來談我，謂洋年來四處講學精力外馳，對內心照顧殊忽略，曾不進步，似此稍遲思非小小。以後幸自努力，克修實悟，直趨淨流云云。可謂剖肺腑而施藥石者也！謹拜受教。文教叢刊出版，兩兄復各惠宏文，又曾此次院會中所用，彌為親切。爰記其末末以見忠誠之誠，師友之倫，猶然在天壤。吾人身心百孔千瘡，苟非諸師長友督責勵勉，其何能越淨流以趨彼岸也！多日十七日王恩澤謹識。

儒學在人類文化之地位及其意義與源流

王恩洋

一、儒學在人類文化之地位

儒學之在中國，爲文化之主流。支配中國人心政數千年，而未嘗變更。迄清末民初，西學東來，彼方物質文明，科學哲學思想，在在出吾人固有學術範圍之外。而國家社會之組織嚴密，兵力財力之雄厚富強，又存在壓倒吾人而敗北之。國人始咸於我之不如人，乃遂及數千年立國教民之文化學說，而後儒學遂由懷疑而厭憎，由厭憎而推翻。於是乎數千年不祧之聖賢及其經典學說，皆廢掃蕩收情，幾至絕滅。此亘古之鉅變，甚奇希有不易見者也。

西洋學說之入中國也，其始勢微，其終勢盛。以道德之威勢，宜迅速有以開救吾人之貧弱而富強之也。然而不然，思想過新，學說過雜，既遠於國情，乃不見其利而見其害，士風之澆狂，民心之澆漓，社會之紛亂，隨之而益甚。朝鮮人士，復或痛憂之。因覺每一民族國家，必自有其立國之道，不可盡捨己而盲從他人也。況我中華固五千年之文明古國耶？於是有文化復興運動，而儒者之學又漸爲國人所留意。學校之中，定孔誕爲教師節。春秋祀典，與國慶同。亦可謂無往不復者也。

今謂凡一宗學說，其價值高下，唯當問其本身之性質何如及其對於人類文化有何種之地位，究竟爲人類之所需要與否，而不必問其對某一民族某一國家有若何之歷史關係，與特種需要。苟其自身毫無價值，對人類並無若何之需要，則雖在某國家民族有悠長之歷史地位，如迷信的宗教，如黑暗的政制，亦當廓而清之，不必拘泥保守。如其自身有真實之價值，對人類有偉大之需要，然後始將加以發揮光大推及於人類，非但以之自利而已。故吾人今日而重儒學，首當論其自身之性質，及其在人類文化之地位如何。

將論儒學在人類文化之地位，不可不先一論文化之自身。文化何物乎？曰：「人類生活之方法儀式」也。此語何義？嘗試了知此義，不可不先知人類生活與禽獸蟲魚等之不同。

儒學在人類文化之地位及其意義與源流